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廣陵集卷二十二至二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王英跋

欽定四庫全書

廣陵集卷二十二　　宋　王令　撰

烈婦倪氏傳

近世父母死兄弟相利以財遂因緣不相容必分以居予嘗恨之又求世之謂律者自非父母在與喪則聽皆分科噫造律者何邪豈以孤孺未自立（一本作主）則強不仁者得以侵而分之為限耶使其果孤孺而偶強不仁縱分而不侵者有幾使其不孤孺而為相利（一本作人為利）以分

幾何不長而不容幼而不弟哉（一本作凡而不容弟）奈何不禁且刑也予觀今世父母在（一本作在盛）時則兄弟常無不容或時有亦能相解補（一本作相利解補助）死則遂割裂以相（一本作自）殊絕已而復多相復懽以是而言豈有他哉財既利矣（一本作之）律復開不禁之爾嗚呼孝悌茍不能尚將教及之奈何率天下而路也噫造律者何邪故今世謂久能相家者為義門朝里交多之往往加旌識復租調以為表勸而民猶不樂從信哉孝悌見於薄世也況又見者少耶

可悲也已天長縣而有夏侯氏兄弟而家者二十年予固常疑其久也已而徵之乃為勳（一本作乃名為勳）者力焉勳善總維每相求柔之族賴以久勳死則夏侯氏之族離矣甫其釁者曰開性愎拂不樂相長幼既利分逼兄以兵既而從之已饕其財田尚慊於他兄弟欲稍稍并欺之間爭不為有則尤强自為利時時攘寇無忌其妻恥而諫者數四已而知不從又欲奪弟之廡門不得怒捽弟於階墜之傷其妻爭之强既不勝且嘆曰吾言不用

爾類相吞嚼終殘傷無復時一本作尚時我不得終為若家婦且死矣是不忍目見如夫為也言之明日而亡既得之死於池池之水纔深三尺自非甚疾恨與篤自信者不能死嗚呼果哉使其婦於人尚不以此容於夫而為之死使其夫且官又肯容於民哉其行已又可知已子聞而惜之為之傳且傷世之兄弟者又嘆家有一如勣者尚不能動死則遂然況君子乎天下可知矣烈婦姓倪亦天長縣人也

急箴

急人之知枉已之為急人之好枉已之道世不已好世不已知必為不移守道不隨吁亦幾希

憂箴

天下為憂將道是求一身為憂將利是謀道求我悦利謀我拙悦固莫加拙亦我嗟嗚呼得天下為憂而不憂者又豈若我視一身又况視天下不及我視一身者耶

說孟子序

自孔子沒百家之説興而聖人之道始散逮至於今而天下之説亂矣故學者求其有知而無所從焉自堯舜三代之書既缺先王之言亡於世者幾半而異端之説日興則天下之學者幾希不去先王以從夷狄也夫五經雖存而説者繆異學者安所取信哉昔孔子沒羣弟子各取所聞集於書今之論語是也幸而聖人甞言之幸而弟子能存之今其書財此耳不幸言之不及言及而不存者固多矣有如仁有如性有如命皆一時之罕

問問而智不及之皆孔子所不對也故語以謂孔子罕言然則論語之載亦畧矣世之傳論語者多矣少而讀之壯而不知其義老且忘之終不察其何用故世通以此書為習而未聞有篤信好學守死是道者則其于五經之學可知也今嘗自孔子之後考古之書合于論語者獨得孟子以其言信其人與孔子不異惜其古之人學是書者稀也自戰國荀卿劉漢揚雄隋末王通皆有書以配孟子稱于世而荀卿之非孟子見于書王通蓋未

菅道也夫不知而非之與不知而不言其為雖殊要皆不知孟子者也就三家之中獨揚雄以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非茍知之亦允蹈之其言雖不多見然亦足以發雄之知言也彼孟子之所為直與聖人者竝信夫二子亦何預之哉昔昌黎有言曰夫泝河而下茍不止雖有疾遲必至于海如不得其道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雖昌黎斯言則然今其書具存而可考其他亦多與孟

子不合然則昌黎之闢楊墨以排釋老此得之于孟子者也至于性命之際出處致身之大要則又有與孟子異者固多矣故王通力學而不知道荀卿言道而不知要昌黎立言而不及德獨雄其庶乎大學亦難矣哉是其能立學名世如三子者亦稀矣然或失如此使孟子而在三子者同時固應有辨也假孟子而出其後于其書固應有所取舍惟雄切近之庶幾取合焉令嘗考求古書之當否以聖人折之蓋所見如此故令于孟氏嘗

願學我猶病其不能故于所疑皆闕之今其所言皆令所已信者然亦不敢自謂必與孟子合諸君子盍去其不肖而加擇焉夫道豈難能哉顧其力行何如耳茍聽之于耳以存于心用會于行事則古之好學者皆然也不然亦何為出入于口耳之間徒以為煩耶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學者可不勉乎

送黄莘任道赴揚學序

人有長冠偉裾氣敦色舒白而輕軀傴而善趨者豈士

之謂耶曰非也士豈獨以此而或者士以此耳人有窮窮處處徽攣纆牽抓肌出精磨㵶日年粘毛續綜錯會朱丹終年求其名能一朝以之入官者豈學之謂耶曰非也學豈獨以此而或者學以此耳人有行肩相差坐肱相支茍論其同不論是非轉圜而旋惡方不然好惡出已去就以焉者豈交之謂耶曰非也交豈獨是而或者交以是敢問何謂耶曰始吾而先千百年古人有為此者吾不得而見也始吾而先千百年古人有惡此者

吾得與稽焉昔之人嘗有竒衣婦飾者矣聞有荀子者非之曰是非士之道也昔人嘗有彫蟲篆刻者矣聞有揚子者非之曰是非學之道也昔之人嘗有小人成羣者矣聞有詩人者惡之曰是非交之道也或問士惡乎宜曰仁義是言也仁義是行也學惡乎宜曰遷善而遠過交惡乎宜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好賢而進不能然則惡從來曰源于經流于人或問人曰師也士之不相師也久矣自三代而降聖賢者久不作天下之獘為日

遠矣凡一民之有不獲於古一事之有不宜于今者皆學者所宜焦思苦心以取古而付今於此時而士如此士學如此學交如此交而不知求所師其為不仁亦大哉國家自慶歷以來詔書屢以育材養士為志而郡縣多立學學益弟子員然鋭精之士野不減少而學不加多或者聘師之道未廣耶前日稍稍聞揚官有學議既而起縣主簿黄任道先生以主之余謂其人也嘗徃賀之而任道語余曰教育非我所願當也然我將起州之

信有道者與之俱而河南滿建中粹公者乃人也令聞之喜而憂之退而思之曰粹翁賢者也豈特一州善士哉然投藏蔀隱者久矣揚之士誰為知者請誦其一端昔令嘗居揚矣揚之士往往見之而獨粹翁而未嘗見也嘗徵于人曰某宜佳士捨曰不之識則吾言為過矣它日就見之則色溫而言厲其為則大不與吾同令凡心與志就爭者久之未樂也既而矢學之進而視其禮退而復其言者三年而後盡信之故令嘗師處之而粹

翁許我則友也雖然嘗試思一本作私之先令而學于粹翁者今宜
者令嘗問之矣而未之聞也後令而學于粹翁者令宜
見之矣而未之見也夫學者更三年猶不肯一就見之
借粹翁為任道來假有如令而從粹翁者肯直三年而
待盡信耶使令之不自逢粹翁則令日之學前所謂學
也令日之交雖璘亦覼耶以我而計人粹翁豈意知之
此令之所以當喜而憂也今當視任道之為則甚哉多
似吾粹翁也所為似之則令之憂于人者同矣如其不

然則將見揚學之成也師師而友友坐者讓先行者避後居之家而祥處之鄉而宜登之朝廷而才風而示天下則環千里而慕以來嗚呼盛哉雖然固在學者也于其行為之歌曰（歌在古詩之中）

周伯玉字元韞序

至和二年高郵之學成後三月而令來因盡得高郵之士方是時元韞之來葢已久而學之人多附而喜者令至獨甚後元韞間嘗謂予曰人之于我則然而我之于

人要待子則合也子猶辭且不之嘗然觀其泛泛相上下與衆殊不相分久雖知其意自有所在而外終如無所好惡者然此乃令之所不能也令性朴畧趍世喜自逕不能曲折以顧避以是多失于人間亦自撓引時就低下未幾而復以是亦自憂而子乃得吾所不能者久則顧合焉一日乃請曰吾親之名予以玉殆亦有訓而字者忘所稱令敢望子焉令謂之曰甚哉大人之善名子也然他人之字子既不稱是吾亦人也子何所望哉

雖然古之言玉者多矣皆非予所及也予獨愛孔子之言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葢予嘗盡心焉又常患玉之所以能取重于世者由玉終自貴重世有知玉而願用之或時一本作將自求去假人無所用之則玉貴猶爾也信乎有玉而强人使售之非唯玉以是賤一本作以是自賤而得者亦不知玉將安用之也葢聖人之取于玉者如此予亦敢用是以為元韞之愛也至和之二年二月日王令

杜漸字序

杜君山東士名漸少嗜學性澄淡不易語笑平居循循若不自足予與之交且三年不甚見其喜之與怒也一日採字于予歸作漸說以字之曰舉世奚不漸天地不漸也一分而永定也聖人不漸也自誠而明者也不午不斥不望不豐日月亦以時而然也履霜而堅氷首夏而清和寒暑亦不即至一抔土之多一毫末之微山林之所以廣大也瀆涔行潦乘畢而深積少而多江河之

所以無量也一本作河海之所以不竭也呱呱而嬰一本作呱呱而兒羈貫而童一本作羈貫成童華巔而班白人亦一本作以幼而後老也一本作人以幼而漸老也故飛而上者先卑走而遠者先近一本欲上飛者先卑欲遠走者先近物理然也非聖人學亦有漸也一本作雖聖人學且有漸也無漸奚其至故日月寒暑天之有然山林江河地之有也有漸無不至飛禽走獸與人同也有漸有不至自止之也學亦飛走之匹有漸有不至戒之在止則長久而後見其見也必至嗚呼哉請字曰子長幸聽之無忽河

東王令序

廣陵集卷二十二

廣陵集卷二十三

宋　王令　撰

潤州遊山記

昔余居淮南嘗以事至其下而望之則其東皆平去之潤而東順江而下六十里而後至其山名圌一作圖而西逆江而上五十里而遠始有山三其二合為海門一為焦焦山世傳漢之隠者焦光居之今其旁猶有傳為其後者世以其故名焉江之源出於西南

其流至是蓋萬里自金山而分分而復合故其流湍而善覆舟之經者皆逆剌而順下山之道南出人之遊者入於北以至寺其花則櫻其石則崖其樹薄木而厚竹余嘗至其上以望江海之交下求晉將軍王羲之銘而觀之蓋嘗終日焉直焦而南其山石翁去其西六里而遠曰花山又其西三里而近曰甘露二山皆有寺而甘露清輝閣為最佳余嘗至考其往古遺蹟以問狠石之何是其傳曰漢末吳蜀二主之所

遊也其地皆岡其東而益盤其城為鐵甕別西折於江其山蒜其下河北距於江以泝金山自余之喜遊上下淮江之間七年之中凡九至其上下憇於頭陁朝陽之巖去而每思之直金山而南其山扁其東之山龍堂其西之山白虎又其西之山蓋不知其幾百十里而後絶其所望而見者若長山若五州若青山若高麗若覆舟自白虎而南別為阿盆畀為阜其附為城其裔為岡屬於山凡十數里山皆石土雜無竹樹其石鑱而轉於城

中載而入旁地可為梁可砥柱可捍旁江岸可為道中轍所用既博則取者無日不至其草可爨其下多牧故其山貿獨招隐為最富昔其地戴顒之所居也山負南而抱北寺偏其左去寺而西道數百步而分自南而東得泉二虎跑鹿跑井二煉丹自西而北有庵曰披雲庵之南軒一無四字山之最佳處也其地敏竹其樹宜松其果多梅李桃杏梨栗其他尚衆而雜密不可紀識忽焉視之如髮其西之山盤為虎窟其泉出於真珠步其東而

上有泉曰一人下更十數山而至鶴林鶴林盖竹林也傳云晋末高祖方微時嘗卧其下自以見黄鶴為祥至其後改之其語應然其東皆岡阜斷輒復續以與鐵甕交潤之地倚江其城亦倚山而為固自漢唐之亂方天下之分時潤常當戰衝其禍久結而不改世傳其民為甚苦方其平時伐山刋林下浮於江海其他黿魚芡蕨萑葦薪炭以擅其饒食用既足棄其餘於旁近至猶得其贏資又因其山水之勝歲時之間憑高以臨遠思去

者以望來皆生遊其間而死葬其下其民顧亦獨樂也州之南北通河江故其俗輕有舟於其歲時都人士女之出無馬俗不用車舁其遊皆委蛇皇暇故於山泉之微木石之細遇有過異輙得傳一州以為觀宜其事物載於民間者多也今既自視無所用於天下去而逃之民間日偷其衣食之間以軼於事緒(一本作物)之外忽焉樂而忘疲也間而思天下之盛時君臣相與之際士有出於其時者皆心經萬事之煩日覽天下之會身任四

海之重乃至有九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其有所思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則坐以待旦所謂煩勞用其力於天下乃如此於其休閒則其人蓋已貴富非其(一作有)賓客在前則詔相居右施身於拜跪揖讓之間(舊本作是)苟目之所及手之所指則左右爭走操執以從事金石絲竹羅而合比於前(一作後前)干戚羽籥列而舞布於左右雖終其身何暇一日之及山水之間哉假有樂之者又其時土斷壞絶分裂以為國非有天下之事王者之命身不

能輒過其下況又得歲月樂於其間哉自其下君臣相得之日少士之生於其時遇非其道者稍稍引而去之入於山林與木石居與鹿豕遊不顧世之賓客儐价也私居燕閒妻子趨坐以相給不顧世之左右趨走也泉流鳥啼風薄木以成聲不顧世之歌舞也其於朝廷廟社之間非身有其役亦不為之至也斯士者皆士之得所樂於中致其身于進退晉接之次物外之可樂蓋其得失之如此予讀詩至于考槃而後知士之得已而可已

也彼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蓋聖人嘗以曾點之言為然又從而嘆之孔子亦嘗曰隱居以求其志未見其人也自孔子孟子沒非有合道而進以其不合而去者也以予考之要其終不與聖人悖者蓋稀方其去時若真有合一作抉待世之必合而後為者間亦時君世主招之使言一作進得道其欲為於天下而其言多齬繆予竊惑之然不知於山林果何以也及予去所事縱身於山水之間以為甚樂而後知彼蓋亦有所惑者也夫隱非

求志慕山林以長往與進非其道樂芻豢稻粱而不能去者其事雖殊然為失則一也是皆為玩物之士書曰玩物喪志然則隐者之於此固有以求其志而亦可以喪其志也傳曰茍非其人道不虛行夫隐也其亦固有是哉

過唐論

隋文帝收前世之獘開南北之礙兼通而無累矣當時亦謂能久且傳而無窮及其勢去日迫亡不及議而天

下已起而争追唐公面睍一顧而天下之士相視以起故李密舉東都薛舉陷扶風竇建德役西河宇文化及據魏王世充汙洛陽李子通瀦江都皆樹兵南面而其他蠭起之師蜋抗之盜所在自名以並一作争起而不可勝數遠而數年近則數月争斧析以分天下一跌立失據則水火以相滅及太宗文皇帝戈指筆畫四面以呼而天下震傾以歸雖有長兵深城一作長城深池皆草折卵脆一作碎隨向以壞然猶馬不輟鞍士不替甲者數歲而天下

畧平更因餘勇以外事四夷故東舉遼海西蹶高昌北平突厥其餘氊裘之君鴂古之長皆心（一作氣）奪色赤（一作失）面內而望鷙争祈胭頓角（一作首）奴入以事朝威德包覆四夷無事矣貞觀初君臣諧熙政事修舉年穀屢登民衆繁息各安無事刑用以稀雖王功未成而稱頌之臣已先（一作先言）太平矣而房喬杜如晦初猶用有為及其才窮術殫更迎君以入無為以謂堯舜適然爾嗚呼其亦可道哉（一作惜哉）可然愚嘗謂後世有思貞觀而不得見

者喬如晦適能為功後世有思三代而不得見者則喬如晦亦未能無罪也逮高宗中睿之世其亦一作益無足道而中間武氏女子乃坐以唐周運席上一作以唐為周一作運席上則當時用人得材之何如可知矣及開元之間亦號為平而世所指以名世者如姚崇宋璟輩爾是其材知簿書成要之為務刑名聚歛之為職聽獎决斷之為官是之為常俗能耳非有公天下之志追合古先之謀度長計遠之思身相時君手運天下而不能知有為歲久日

積賞罰既行矣而不能進退賢不肖當是之時君智不加明朝廷不加修天下之方（一作多）聞廣（一作博）識之士不加進左右便嬖倖佞之人不加損民之貧富不知限兵農不知一此同守天下而幸安者爾庸知為相哉及其身死之日肉未及寒而小人滿朝天下浸老矣而明皇帝自若也及范陽之人狼顧一呼而久安之民股慄而不及遁向者倚忠伏用之臣爭狐（一作孤爭）鬼走以失區區西奔求為旅人以自保而不必（一作可）得視向之荒樂怠

傲其得失如之何哉天下方未難一日時假人有試言其必然則明皇亦肯動心而留聽耶然祿山以庸奴之材踐拔起之勢聚險膚臺豎之謀一朝而倒行然猶所攻無前所壓破壞流毒被天下而唐以積世之資貞觀開元之惠天時美豐盛盈之餘府庫藏積奇羸之材扶義以起有如靈武而左右宣力効忠之臣有如郭子儀李光弼守堅挫銳之士有如張巡許遠逆知陰料之師脩預之智有如顏真卿加以民思唐未厭之心然猶所

在鳥驚以散魚爛不收者三年而僅得以誅則為天下計者可不知懼耶

殺太子建成論

或問文皇帝殺太子建成得為義乎使聖人者如何為處令應之曰是焉得為義也吾聞置天下而兄弟讓者有矣尚未得為聖人也又況以天下而殺其兄者乎聖人處之則讓也讓而不獲死奈何曰是亦命之云爾也然則周公有罪耶曰周公何罪哉天下固成王天下也

周公事成王者也周公東征可不行乎及其誅之也人固謂周公我實謂有司也周公不無念哉或猶未之喻譬之曰今人有轉移為人執事者閧而主家有盜焉主怒而盜之禦也乃執事是呼不幸而盜乃執事者兄也則行之否乎曰行矣執事念其兄者而不殺之而同行者殺之則執事者猶有罪耶曰無矣然則周公獨何罪哉文皇之於周公又異也曰湯放桀武王伐紂然乎曰然也然則為民耶曰為民也謂其為民而殺君可乎曰

桀行不君矣為民而殺之惡乎不可曰建成亦有罪柰何曰君之有天下之尊者以其能君也今而不君矣可不去之耶故曰為民而去之義也兄之有弟之尊者親也親可絶耶況又建成之罪不逮古之取放伐者也抑使桀且紂為其弟者尚不忍於殺而身代之也曰文皇為民則柰何曰是猶一人負販而有千金之家其家又百數十口也而其兄惟奢滛是思日散金數十其家相為謀而饑變是懼因惡其兄而喜其弟焉曰安得弟而

家是為也其弟率然曰是不難及其兄而髡之乃弟泣曰兄非不念也吾為一家爾也然則何異哉或者猶不喻又曰自三代而下數百年間而有文皇奈何又訾之曰以貞觀言之吾故有取焉如附建成而言之是猶惜千金之子曰幸而彼有家奈何復責殺兄也吾見其戾矣今之言太子建成者曰將脅高祖而為不利吾固疑其加之也設或不為然然則魏徵王珪文皇尚忍用耶

廣陵集卷二十三

廣陵集卷二十四

宋 王令 撰

代韓退之答柳子厚示浩初序書

子厚足下相别闊久時得南方人道譽盛德甚相為慰快又間得子厚文皆雄辯强據淵源衍長世之名文者多矣未見加子厚右者也其間亦小有務辯而屈理趨文而背實者然古之立言者未必皆不然亦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之一端也愈比置之近有傳送

浩初序來者讀而駭之不知真子厚作否也雖然子
厚素友之宜真子厚作然反覆讀之亦駭而疑又恐
非子厚而他人作然也不然何子厚見禍大甚耶來
序稱浮圖誠有不可斥者與往古聖人之書周易論
語合其于情性奭然不與孔子異道雖使聖人復生
不得而斥之也子厚亦不思哉夫易自乾坤以及未
濟皆人道之始終聖賢君子之出處事業至於次第
配類莫不具倫理故孔子原聖人設卦之因而繫辭

之首則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之類是也其中則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又其下則曰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而皆不若浮圖氏棄絶君臣拂滅父子斷除夫婦之說若論語二十篇大率不過弟子問仁問政問

為邦問患盜之類爾至子路問鬼神與死則皆曰未能事人與馬知死之類又非若浮圖氏誇誕牽合以塗瞽天下而云也不識子厚謂為與易論語合者何哉借如其中有萬一偶竊吾聖人之言則君子者遂不思其患而崇好之耶是拯救桀跖之誅以耳聞而目見有類乎堯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況去父子夫婦而無萬一於周公之美者耶且子厚謂愈所罪（一本作好）者跡也而不知其石中有玉者不

知子厚之學果中與跡亦異耶夫然子厚心仁義而手扳劍以逐父兄謂其為跡則亦可耶子厚患愈因跡斥浮圖以夷反為之說曰將友盜跖惡來而賤季札由余也嗚呼子厚又不思矣哉昔者孔子作春秋諸侯用夷禮者夷之若杞侯稱子是也若愈不得斥浮圖以夷則孔子亦不得斥杞子以跡而不思其中也聖如孔子者其取舍猶不免子厚之過邪又不知子厚謂季札由余者皆若浮圖氏之拂君臣父子耶不然則否也愈嘗排佛

之說擬議前世盛德者而皆無一得也若堯舜孔子者皆佛之甚有罪者也以智者觀之不知堯舜孔子果當然耶不然佛妄人也自孔子死千數歲惟孟子卓然獨立今讀其書則皆教人興利除害驅龍蛇除禽獸與殺牛牲犬豕以養老一作生祭死其大不與佛合則若君子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堯舜之知而不徧愛物者急先務也以堯舜之仁而不徧愛人者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

之謂不知務以是言之是孟子又異於佛而得罪也甚矣且不知子厚之讀堯舜孔孟之書也將讀而盡信之耶抑徒取其一二而棄其十百也不然則孔佛之不相容亦已較然何獨子厚能容之也愈常覲士之不蹈道者一失於君則轉而之山林麏麚終死而不悔乃至有負石而自沉者以君子覲之是皆薄於中而急於外者矣惜夫何至是哉今子厚雖不幸擯斥於朝乃亦不能自寬存以至於蹈夷狄而不悔也薄於中而急於外

在盛德雖不當然然智者觀之不得無過也必求其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安閒者則浩初之心尚何完如(一作於)麋鹿也心溺於虛高之言而遺於人倫之大端其比於負石而沉河者孰得哉愈嘗笑今人之謂有智(一作知)者為毁釋氏釋氏非毁之也譬之器然舊嘗完而暴礫之謂為毁也可矣其從前不為器者是自然耳豈人毁之耶此皆不知道者之言也自釋氏之說入中國流數千百年其徒樹其說而枝葉之者衆矣烏知其有

不取此以假彼者耶況又玩其說者常名像也孟子謂矢人豈不仁於函人者豈盡無意耶正謂是也使佛之福可求其言可信其教等於堯舜孔子而或上之則君子者當先衆民而學且行之矣伐彼善而固為我異謂愈肯自行而為之耶雖然子厚猶謂愈為之也子曰道不遠人為釋氏者竟不遠人耶謂為聖人不得斥者果信然哉果信然哉石中之玉信何如也愈白

上王介甫書

元城王令謹候臨川先生之起居以書進於左右揚子曰在則仁亡則經是經亦猶人也孟子曰聞風不如親炙之則何先人而後聞哉而韓子亦謂彼田也有聖人者為之依歸而恨巳不逢然後知揚子之言之畧也自孔子没而後世之弟子源移流漫故六經之學皆襍出異同駢為門户而後世學者老身白首更疑是非銜默終死無所折問與其親承聖學口出耳納者何可槪論又惡在人而經同也又仲尼之世高第弟子名列迹著

者凡七十人雖名庶幾者獨顏氏之子而他皆指學入堂戶卓為高絶自仲尼沒緜令二千年其經俱存而七十子不時輩出則經人之效又可槪見矣夫然聞風不若身親服修不如習化也決矣嗚呼如孔孟者率千載不一出猶學者積思紓念身將如見之設有庶幾孔孟者同時而出則宜何如哉其向望有從來矣伏惟座下純道厚德高於近古休風盛烈流决當世蒙童葦年皆覘望盛德思欲奮𧼈以沾被餘澤豈令顧不顧得事前

後耶徒以身困地遠自致無由耳今座下入為天子用而令適在路隅因自奮飾以來希丐教命且償其素心耳其如聖賢進時退身之道當世之取舍所宜皆座下從來所自養者況令知不及之何敢言哉南山之田詩一首輒敢歸賦從者輕瀆左右慙負無已令再拜

代人上時相書

夫天下有三言其上者以道言其次以志言其下以窮言夫以道言者用以有為者也以志言者不得其有為

者也以窮言者有逢而不自得者也假窮而無逢與有逢而無足怨語者皆不言也故不得於道則言志志猶有為也窮則何所謂耶不得於身而已爾是故古之昌明之朝甚盛之際明君在上賢宰相掖以輔之故其用人之詳得士之急日招延而望来更推挽以惡去故天下之士無有以志言者謂其口能輸心舌以播慮故在上者虛耳而側諦為下者披腹以露藏（一作腸）如是則天下之士恨自用之不足何暇畜以為志耶志猶且無言

又況其窮者哉其無可知已伏惟昭文相公閣下昔嘗柄天下以自任矣未幾而去去未幾而天子思太平知所由來則復在相公則相公之所以任於天下者甚重而天下之所以待相公而任者亦不輕也所宜回唐虞於已歸赫禹稷於既晦則將見天下之士口寫腹竭而後無以志言則窮者又可忽耶嘗聞古者至治之世民有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孤獨之民謂之窮而無告而有為者莫不先之夫有子而無以為養與

無何殊有親而無以為孝與無何異茍如是若某者亦宜仁人之所念也又况適逢大有為之時而家世於門下復有一日之雅者耶則今日之言雖實以窮來而今日之賜亦仁人大有為者閔窮恤故之資也干冒臺嚴恐悚待罪不宣某再拜

見朱秘丞書

日月元城王令謹以書見於著作執事揚子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雖然豈獨秦哉取士賤自秦而始耳

方三代之盛時教化之具修備故士出有從來及其成也賔於鄉論於司徒拜受於王皆自有禮致然大要皆為上者有取於下而在下者無求於上而士之出處已有方矣周衰之末天下大壞而戰國之世其君皆狼視虎吞以腊肉天下而深謀巧譎之士皆罅隙以出顧其為何足道語哉然當世之君皆撤席屣履伏傴而願見如子思孟子之髙引不下合而時君亦恐恐其不及養是其故豈有他哉以其心常有求於士爾當是之時進退

去就常在士而取舍不在人及秦漢而下變天下郡縣而以郡守丞尉主之而郡守丞尉常自有法度之成熟而無求於士而士始無用於天下一求於京師蹉跌一失之則有老身不及遇者故士之不遇當世者始多甚者不知士於天下為何用也然此固士賤之道爾而令亦嘗笑天下之士善自賤也夫士之無去就之分者多矣惟其自待不高故望人也速自守不固故求人也輕不徒不擇而見之而又不知見之謂何也今夫卒卒而

趨唧唧以見俯承聽如不及望入門以自媚者此果有道者所為耶顧不畜狗而冠爾曷足以士進退論哉始令之既學也嘗願以古之人士就而見之既而卒無得也伏惟閤下為縣之日已藹然衆相以為賀既而修治矣然猶切切日不暇視其所為心常偲偲日在民然常較之雖環千里而更數十年謀其為民者未易一得也令雖久聞執事之風而始有猶待者今則自來矣惟其所以見執事不敢妄而今自處不敢輕敢以書焉幸執

事照之不宣令再拜

上邵不疑書

知軍學士閣下夫草茅之微布衣之賤遊身於公侯之門託迹於卿相之庭古人為之為宜今人為之為羞學大而謀遠先義而後祿古人為之為祥今人為之為狂雖道非不同而義非有二也其時與勢有然也昔者孔子既聖矣蓋身見者七十君而孟子亦進退齊梁滕薛之間蓋終死而後已何其勤且勞哉是一聖一賢豈亦

身希公卿之髙而意得萬鍾之多哉其以道云也然猶大夫不得齊諸侯不得髙故陽貨饋豚則瞰亡而投問齊王欲朝則以疾而謝行非樂於自髙而忘其為卑也義有然也亦士之有以用而然也今夫裂天下之分而占官府以坐居者豈一人哉然皆有左右之吏即而守三尺法度之成書是其所為自足而所責已盡其又烏待士之為哉故士之仕於今世者何所為哉人無用而自進幾希而不羞人無用而自學幾希而不狂既羞而

狂幾希而不自絀窮且自絀幾希而能自樂然而有不自絀而能自樂者非徒以義云也亦有以說云也今夫人之所謂利欲者豈以富貴尊高之為哉今人之富貴尊高者不少也是非為良富貴尊高也獨士能有富貴尊高為異也夫恬無求而樂易足則富不可勝用也知天下之所以貴而不為可賤則貴不可勝用也扳堯禹以自學配聖賢而為名則尊不可勝用也謙而益光卑而不可踰則高不可勝用也士之有是四者則何慊於

富貴尊高哉又安用不得於身而戚嗟求於人而不獲則憤懣哉故士之有直己而不屈信道而不回雖窮餓死而不悔者誠以中有以存也雖然皆非令之所能也亦嘗仰其餘風矣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亦不敢見也故學彌久而勢益窮身加修而時謷一作愈不至凍餓身腹而人不恤孤者不育而處者不嫁日近衣食之圖以牽所學其勢信益蹙其迹信益窮然而處之不敢不恬也亦古人所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命者也雖然目不

望富貴之門身不雜縉紳之間非惟已不喜取合於人計其從之亦人之不取也伏惟閣下之德其聞有日矣始也迫窮餓之役顧從事於左右而無由今則少間以來也幸閣下憐進之雜文一編輙敢贄左右律詩一首因以賦侍者其學淺狹無足收采如閣下姑進之則令齒尚少自待未易已則閣下猶可待其他日之成庶幾不辱門下也干涴尊聽慙恐無已不宣令再拜

廣陵集卷二十四

廣陵集卷二十五

宋 王令 撰

上孫莘老書 乙未

莘老老先生座下六經之道備矣而學者必以詩為先雖聖人教人亦然昔者孔子嘗言詩矣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莫近於詩葢孔子之言詩如此而令嘗接聖人既删之後而叅求後來世作之詩殆與古異矣承流

相沿終不反以至今而詩之道大壊嘗推索孔子所謂可以興觀羣怨者幾絶矣則是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之道其亦畧乎今其僅存者鳥獸草木而已烏在其能識之乎然令嘗怪後世待詩之薄而探求當世之所以敝而後知其然者詩之無主故也古之為詩者有道禮義政治詩之主也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言也正之與變詩之時也鳥獸草木詩之文也夫禮義政治之道得則君臣之道正家國之道順天下之為父子夫婦

之道定則風者本是以為風雅者用是以為雅而頌者

狀是以為頌則賦者賦此者也比者直而彰此者也興

者曲而明此者也正之與變得失於此者也鳥獸草木

文此者也是古之為詩者有主則風賦比興雅頌以成

之而鳥獸草木以文之而已而後之詩者不思其本而

徒取其鳥獸草木之文以紛更之惡在其不陋也然詩

既有風雅頌之體凡三而頌者待成功以告神明而後

作則平時固未易為而風雅之道後世亦無采取而散

逸草野然士之有天下之志者言天下之事則其詩當近於雅有一國之志者言一國之事則其詩當近於風而變正之道又繫之時而為詩者多無所主而不知所懼則詩之得正而不變者有幾以是言之則詩之得者槩少矣然嘗聞說者謂古詩之數蓋三千而孔子取者三百後之學者皆爭不謂實然以謂多不稱所取然以後世之詩觀之非徒得聖人所删之多然又勝聖人所取之少耶其亦可知矣而今嘗讀詩至幽厲之後天下

大亂之際觀天下之窮臣怨民棄妻逐妻之心而求之詩而後又得之興也觀其言辨而當質而不俚文而不華曲而暢婉而不隱以順言之則可以議禮以公言之則可以論義以直言之則可以議政以曲言之則可以議刑然後知詩之道博而聖人刪而存之者不徒云而古之詩者得之多也今嘗愛之而傷今焉然猶未之有能也始者既承從於弊學而甚久晚而知詩之不易為而絶筆於今者久之然聞先生之風而願見之退求無

以宜贄者則追索舊作得數十篇以獻學未副志無以自白又敢書所説以通左右者意有待也先生何以教之詩三章道其所以來爾憐不加忽則幸矣不宣令再拜

上王樂道書

人未嘗不自直也常直而行然未嘗卒善自直也何以謂人未嘗不自直者以其氣而言也是未嘗不自直也何以謂人之未嘗卒善自直者以其非道與義而有也

是未嘗卒善自直也何以言之夫一言狹容也一犯易恕也卒然及之終悖不沉容奮然而色作怱然而氣動覆目以相睨手指口質以相訾祈長短於橫䉂較重輕於塵烟爭用是以相曲直相加不休更轉鬭而入死是辨者事之未用也然辨者以曲而爭之是人未嘗不自直也千鈞之重一羽之輕其懸有殊也顧匡而腹饑與駢脅而勇飽者豈易並哉卒然及之有奮不顧慮起鬭而入死者是鬭嘗不敢而人之所難不為也然而鬭者

以勇而為之是人未嘗不自直也多枉之弓重前之矢修矛之鍛房鈎戟之摩刄而能者為之前敵之殊也與其迎前而蹋膺冐撥以嬰脅豈若退恬逸之安全哉卒然及之有忽蹈死不遑暇視者是死重故也人之所難能也然而勇者以敢而為之是人未嘗不自直也雖然皆未足議直也夫人有是好辨有是必為有是決果前掩死而不回後延生而不顧信乎其自強且勇也然要其所求志在一直而已等為之直然何嘗失於輕褊邪

故勇而直氣者愚常見矣勇而直道者何愚常顧見而不遇耶然常較之夫自信不阿孰若怒辨以相訾性同孰若蹈敵而不顧死然而常恬於為彼而愕於為此一作確固而材可勉孰若疰力以相懸守義盡死而不回者豈不失其素心哉所以為然者何也情動於氣則易而義勝於心一作氣為難爾是果為難耶亦存之不素也故曰徒直不足與議道徒勇不足與議直謂其非義士也士之為士也衆矣何直道不若直氣之果哉

使其直道如直氣（一本作而為直氣）則道猶有不直者未信也昔令嘗觀鬬者矣終日而不休夫張拳據兵代巾代傷豈不為苦哉計其中豈無折脅殞目之憂也然終日而不休是以直所不直爾待勝直而後止心放而氣安甚哉人之果於剛也及直道則懼不偶人而從人何曾不若必鬬之剛哉可羞也已始令有志於是也常恐不得天下剛銳之士而見之每誦詩讀書去其人已千數百年猶惕息起恭如將親見之者及其恨有所不盡於其

人也猶流涕而慨嗟況同今之世不遠而有者耶伏惟閤下明道篤義其聞有以起不肖也有日矣卒然遇之而令方貧有朝夕之役不能決舍以往從事則其自嗟傷無時而已也念區區終不自效輙敢以書告所期而道其向慕焉伏惟閤下憐而念之不宣令再拜

再上邵不疑書丙申

知軍學士閤下貴富矣何求而不得哉窮南之珠極西之玉山海之象犀蜀里之錦楚南荆北之材天下之殊

也然皆水斷陸絕去其人常千萬有餘里然一日欲之則無不如意而至前何其甚易如出於左右哉然（一作然哉）能不愛珍幣重寶以易之則其得如取爾（一本無其得二字）故曰富貴矣何求而不得哉惟其不可得者士也士則有窮而無求不可以貨取也賤而不屈不可以勢動也行義以達死不可以力脅也世雖有富貴假有求而欲得之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則其人亦肯自（一本無二字）枉耶世之藏珠玉象犀而衣錦以居荊楚之材者多矣貴富者

皆是也而潔定之人信篤之士不幸而世不欲之假有欲之而可從者誰也斯語不敢講於人久矣常謂閣下其所好惡為與不為殆有異於世富貴者而令雖不肖竊有意於古之士而願學之昔者嘗有一日之幸而閣下以令有婦以貧而不嫁過時將捐金幣以資之時適無可親者則止矣世之靡靡方以妄馬從事而閣下乃獨恤人之孤世之方思得其所無而閣下乃思散其所有以令之甚賤才謀不足以裨左右之長譽説不足以

取當世之重不識閣下是誠何求哉信亦與世之異也故令今且將終其所賜以實閣下之德焉夫高郵小地也是亦地一作勢不能分高而借人力不能舉重以與士也亦明矣而一時之人勢力出閣下者猶衆然不之彼而之此去有餘而就不足以求之良以閣下之所好惡而為與不為者與世之富貴者異也異日閣下常有以賜之而令辭不受令則謁之而閣下之所得士之自信如此難有也閣下之德如何雜文一軸少見所志幸加

采焉不宣再拜

上人書

某官閣下世之富貴者其勢如父而令非其子其次如兄而令非其弟其次如其君長而令非其臣隷奴嬖其次有官府貴賤而令適無左右使令之役以故漠然雖富貴之門當路而日過之以其無事於其間不敢謁以入也前日聞閣下風義甚高意者若將求教然久之思所以幸進而不得辭念無以通左右則止矣退而益學

每追講古人之義原其所以進退之槩上自堯舜下逮聖人賢士中行者之所嘗言觀其上下所以交合之際似皆有命而殆與今世異然果於有聞則將矜以為守豈心之所知而古之有道皆若是顧身不繇哉則雖心存閣下之下而跡有不敢至焉者良以身在人下而進於上茍不繇道則何也豈獨異於人哉視古之人所謂恭敬者多如此久之益困而今則有姊身為人弟不自有衣食之能以自苦又餓其長上年過齒長無資以歸

嫁間坐思之則其中忽然不知其心之何如也然謂猶有命耳不敢不安也而不腆之交平時與令遊者多矣未嘗以言及令之窮也自閣下當路而哀令者多以為言其未從之則為令者以謂可罪矣誠其皆愛心後義則未敢信然乃至得長者之教育耳間而思之士之所自信者顧其心之如何耳古之人所以進退信美矣然猶有見可之仕若其勢也令則已異矣古之人雖甚窮要猶有以自足不如令之皆不然也

上縣令書

元城王令謹內謁以書自道於長官執事令多見令之士人中無所存外不能自高媚以勝倨出入公卿大夫之門與奴隸俱視其面則喜若得志者而未嘗有愧令雖不肖乃中有所存者視令之公卿大夫揣已之所自存故未嘗一自枉見非特但異於人也亦有可見者而後見之焉耳伏自執事居喪時令與公子遊每得窺公之為人至今二三年間始卒若一伏惟執事之孝之廉

固當世之所不有古人之所未易過也然則小子安得不就見耶不宣令再拜

定吳夫人書

令啓昔者閫閨中之淑而士大夫言宜之令始放意以及且不自實宜乃謂得請耶已辱來命竊羞其非當雖然何辭及矣秋初較爽於前惟尊候安否比近何如伏惟萬福輙有來幣開在別紙七月初九日不宣令再拜

大人都曹坐前

廣陵集卷二十五

廣陵集卷二十六

宋　王令　撰

上葛閎都官丁酉

知郡都官閣下士之無所用於世久矣閣下乃愛之何耶以其畀陬曲拳樂其為恭耶進俯退傴樂其為容耶將與之考正道德使承下風耶士固有辱身以為恭媚世以為容縟文而薄質假其華以鬻其實是皆欺冀之道而閭巷之士與市井之人相與修之而日陳於前以

為衒侮爾是豈君子之宜蓄哉異日士有主閤下之門以歸者皆忠信倜儻自信之士固有以身為是恥天下以為非雖於利禄爵賞在前一不得於己則去之一作逃而去之山林而不顧其自重如此則肯以非其道而見閤下耶於是乎閤下之賢於世遠矣蓋士之主於人而能以道德自直一作重者此皆當世之人所難有士惡夫不然而不肯從者此也而有能之者宜乎士之主閤下以歸也前日今忘其不肖於閤下之容與雅有一日之幸異時

聞其緒餘嘗為閤下道之一日閤下聞而未之見且將疑其是非又其去閤下之門非有道里之難致而其身不至於前則左右有以為不恭者此則令所懼也輙敢以書通焉不宣令再拜

與知縣

令聞古之君子雖居富貴貧賤之間其勢則異矣及至進退出處則其道一也然則富貴貧賤之勢既異而進退出處則一者何也必有道而云也然古之為士苟時

之不遇雖萬鍾之禄非其義則不往也非其道則不取也苟有所遇雖尺寸禄亦可以進而仕也然皆有以存心而然也心之存者亦有常矣然則何謂常也謂舉措不失其道而然也苟得志而處王公之位居卿相之聯而其勢可謂尊且大也然有賢未嘗不欲見之也苟未得志退而處草萊之下亦未嘗以道自屈之也退而尊德樂道必待時而用也然苟在上者樂育多士而急於下賢而何嘗不往而從之也哉葢時有遇而然也是皆

古之君子進退出處之有道矣而今竊嘗仰其盛德而願學之矣恭惟知縣贊善抱明誠之資懷聖賢之道勲烈之傳亦有日矣凡居之邦雖困廹窮處之士小有異能則何嘗不蒙被餘澤哉而今獨敢以古人之道進於門下亦不忽矣惟執事不以狂狷而不教之則不勝幸矣不宣令再拜

與主簿

令嘗惑今之世士者無志而官者無求無志故不知其

有貴也無求故不知其可貴也不知其有貴者賤其身不知其可貴者賊其身賤其身者求於人之謂也賊其身者自取之謂也故一失於不自高一失於自高不自高者非也失於自高者亦非也今嘗感而悲之且又喜自得也間而思天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者果誰耶幸而有之信夫可以賀不幸而不見之其又如恨何伏惟閣下屈主縣簿三年矣邑之士者日造焉退而皆自得也今固賤世之士者雖不敢仰疑盛德猶懼而未進

也令而決自來期不辱而有得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則愚何敢廢哉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將有所得而又願親之焉不宣令再拜

答劉公著微之書

令再拜辱詩大見稱奬反覆讀之而益慙置而評之如斯言為當世盛德者發而不在令然夫聖人之學賢有道者之事業此固不可假人以悦惟盛德者宜當之而

令亦不悦也惜乎足下不留以副敢當者而妄以况令假令得此名而悦乃淺小人曷足以辱足下交使令得名而不敢悦則適資之恐且懼耳何足以賜令也此所以反覆而益慙者也夫德名者天之尊爵也今夫人爵人之求者猶研精苦思擱隙發罅以窺求門户雖所學固不中節然張巧射中之心不為不勤矣然猶有老身長子而不之得者况天之尊爵豈易干哉學者乃思不一心而學不竭力耳其名而苦所行慨然自謂得之而

巳足忽然人謂之而不愧吾亦見求之甚妄而得之亦淺也今雖不肖又敢自陷於此耶則若今者何敢當足下云耶雖然嘗聞足下自序矣曰病無賢師友而妄學章句烏識聖人之道者此又見足下自枉過甚也然今亦有一説試顧陳之所謂儒者非謂踽踽涼涼者也謂其蹈道而得德耳蹈道故行巳以義得德故足中而不外求行巳以義則於富貴不妄足中而不外求則終貧賤而不羞惟二者然後能守道能守道然後能治人治

人者無他正已以待天下耳故古之君子者以此夫今之士不學章句也亦有以古之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者所以養材也夫人生各有材自非上聖者不待教則就其下者須養以成故為之師為之保者教六經六行而已及其成也則曰賢德行之下者曰藝禮樂射御書數而已及其成也曰能能者能此而已則所謂賢者固已有差殊焉以是知古之聖人教人之有道也如此故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藝且猶下之況成而不

名藝者耶今夫章句之學非徒不足以養材而又善害人之材今夫窮心劇力茫然日雕刻爲事而不暇外顧者其成何哉初豈無適道學古之材固爲章句之敗耳自章句之興學者日馳以爭入其爲言皆鑽鑿破碎又有尺寸物色之限終其業猶忽九牛而計其毛假能舉其皮而忽其一犍猶未得能名嗚呼亦已勞哉夫古之爲衣服器械禮樂名物之用大要不過適時便人爾自夫三代之君各有損益非固爲異也亦沿時而制作爾

假後世有賢聖者作計未必盡取此其間亦各有取舍又況足班班盡心耶古之人未有聖如孔子孟子者也若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嘗聞其畧哀公問舜冠孔子忽而不對使蔕芥區區可名為學則二聖人者可忽而不言耶然則令之名數事物之學何足稱君子之門也自章句之學興天下之學者忘所宜學而進身甚速忘所宜學則無聞知進身甚速則謀道之日淺甚者不知誦經讀書何以名學徒曰求入以仕夫學者仕比之市人

市夫市者所以通貨財也人之有貨財則有適市之心如無貨財徒能疾走以入市於道謂何哉今之仕者何以異於是夫高位重禄學者之市也道德利澤學者之貨財也有行道施德與民利澤之心然後求位與禄可也今夫章句而進者何異於無貨財而徒疾走者哉雖適市於道何也故士之不學章句者以如此終不得已必待此而後進以仕則始徐徐先謀道而後思進亦未晚也今之所聞如此其自待亦以此足下謂之何也如

聞從楊學又將守此以賀不宣令再拜

留孫莘老教授書

始者先生盛賜令以臨之令而乃久矣而蒙惠猶若也惟視不明視之有不精聽不聰聽之有不詳心之冥頑而窒塞不通以自庶幾雖然亦嘗試之矣進而私得先生之儀悔前之夷退而復企先生之躅忘力之不足雖然先生亦已勞矣通其來不閉而開而招使之歸曲而教旁蹠而遠導不責其無近效口諄諄而氣怡心下接

而色垂振鉗枅牙障杜徑岐父無子憂兄不弟係交名
雜贄拜列第次論歸取先後至無地危冠長纓溢出户
外雖然令等亦樂矣昕而興默息以聽儲神會精開聖
人之經朝而議暮而執所事洗目去穢識先生之禮方
圖久而庶乎曾謂先生絶令之忽然也雖然令等先狀
諸襟刻剥無所取益如畜舊鼠累過千百不足取用秖
益有損然先生既惠於厥初幸賴終賜之何勝拳拳仰
慕之至不宣令再拜

納孫莘老教授拜書

夫愚不可為甚矣愚而可為幾希而不夷夷不可為也是愚不可為也然所以謂愚者無知也愚而無知雖夷猶可愚惟其有知而不為以自夷則愚之有罪者焉雖然令何知夫六經之學聖人之事業皆所以仰望於先生也令亦何所知始者先生既甚悳不鄙夷而以教日益以所聞此諸生未知獲幸之何由也然從事之日已久而禮不立無上下之分而雜以相抗非惟不安於心

又左右顧以畏人然先生亦何惜不以安諸生也今方兒時固嘗學事人已知恭嚴禮貌之不可失於人也又況於所師哉今而既學矣反悵然無所下豈有能於童子而不能於成人欲行之於鄉人而忽於盛德此非令之所知也伏惟先生念之夫師道之不見於世久矣願先生少有以示之令所幸也諸生之所望也不宣令再拜

慰崔伯易䟽

令再拜恭弔於伯易足下伏聞不幸以至大故伏惟伯易天崩地潰何以為容心摧腹裂何以為哀坐作起居几案一作杖牆戶顧猶昔然而親已矣何以為思雖然命有適然理有終已而大人奄及上壽則伯易之養固有長日矣勉思人子為後之義無至毀滅謹奉慰何勝哀𢢆伯易其自重令再拜

講罷謝卲牧不疑書

令嘗聞春秋之學約而暢隱而不没事皆繫聖人之取

舍進退非誠通聖心而志在事變者不可與也後儒沾沾各以意近有不自得弗肯恬巳以意實猜誣巳自聖鑿孔納柄非有條枝務自名家不恤非是則聖人之言暴君汙臣有不討誅聖人之後援類比近一作引比無所證驗以傳合經疑是而非適爲二三無足表㬥今嘗學之三年而未能也嘗思得通實之士而見之今也既自幸又推思其從來則閣下有以賜之何敢不拜有如窮達之分貴賤上下之等進皆有拜伏承事之禮是皆僕僕

事人之道而令方有所學力不足使令令不敢辱執事亦不敢拜以是伏惟閣下加亮焉不宣令再拜

謝卲牧

伏承學士明公哀令之窮特有餽贐感愧之素何能已已雖然令之所學有不安者一作有所不安輙敢以辭夫士之不敢望於貴有位也舊矣雖得萬鍾之多不願易並日而食雖得執圭之貴顧不如鋤犁棘荆豈惟志不願哉是其有命而中亦有以自足者今每讀其書思見其人

顧巳之反乎是者汗出滿背左右顧人以慙非曰能必然亦願有所學也又嘗聞古之君子周之則受賜之不敢拜然閣下必以爲周令已有餘而無或不足賜不敢拜閣下必以爲賜則士之不敢當有前聞矣何獨今而疑之人固各有志令方志在貧賤顧閣下憐其有志全之而不強假爲無志則閣下之門亦無所用之不勝皇恐之至不宣令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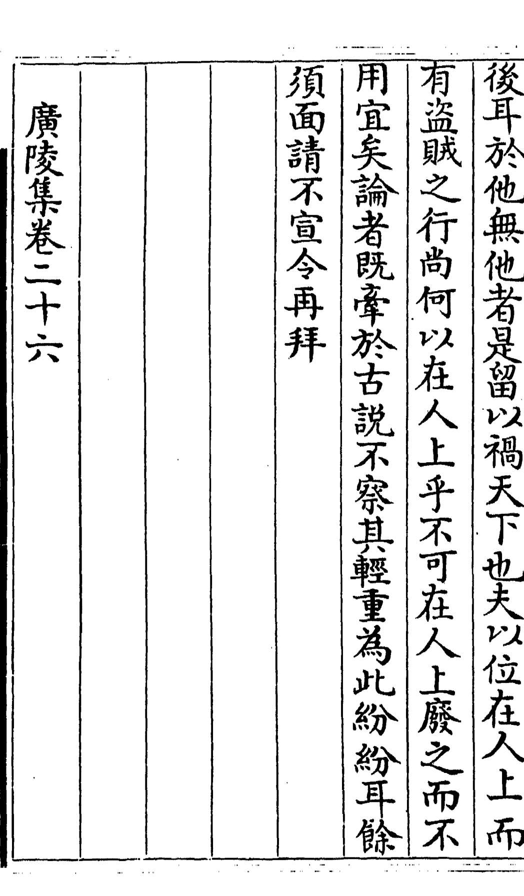
又謝卲牧

重承來貺益加愧懼然士之不能自守久矣一不從於朋友猶且懼之況當路富貴之門喜怒禍福所自出哉以閣下之門而容有自守之士顧不美耶以今賤窮而能有不顧之勢所獲多矣輙敢再拜以聞不宣今再拜

寄孫莘老書

令啓近不聞問已嘗上狀並鄙詩今應在道也得來教伏承起居萬福近所苦者何事於此絶不聞願一示及所喻介甫甚悉於此疑者固亦多畧類此是亦何所疑

哉彼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固善也以今之世上下代易如朝暮之客耳乃欲以古之成法責之恐非知變者之論也夫聖人之於刑豈樂輕用耶惟過與不知者宥之耳至於後世民之饑寒而刑其為盜不教而責其孝悌故曾子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者此耳論者以謂吏之以賄敗者過邪不知邪以祿食民而為此尚亦哀矜之耶法令之著天下甚矣此屬豈不盡曉耶於此教之而不斥於他尚有斥之者乎必有斥之者於此爭先



後耳於他無他者是留以禍天下也夫以位在人上而有盜賊之行尚何以在人上乎不可在人上廢之而不用宜矣論者既牽於古說不察其輕重為此紛紛耳餘須面請不宣令再拜

廣陵集卷二十六

廣陵集卷二十七

宋 王令 撰

與劉秀才書

令惶恐向嘗令子之辱迫於尊命黽勉以從不得終讓自獲來過日見穎發方且駭愕歎愛疑較比而不及何暇自乘以師耶後生可畏聖人猶或難之況令小人學出衆後方期從人以師未終所業惡敢輕自加人以高耶徒以天拙無業早知通文字偶來於此日鈎掇童子

以自脫莩餓雖以得飽然其謂所學何以是懼慚無寧日臨食興嗟志折心缺此惟所臨童子猶爾況今子開敏者何可復當也念終不敢自愛懼徒損以無益以孤左右虧辱厚意終宜有償之此其時也伏聞辛君秀才旦夕至縣雖令與之疎素不盡知其為學然齒高日深從事之歲久雖它賢傑無異論苟財如令輩合遠過之況其以貧來所資尚憮令得於人有餘以此易彼甚為允協又況如今實德不加之而令子素所從游者不可

忽也古人有言曰女智莫若婦男智莫如夫此徒習聞耳猶待久而彌通況志於道者哉是所宜也伏惟加念之令惶恐

與東伯仁手書

令頓首向托任道奉書得否袁君來辱書甚勤伏承起居無恙至慰至慰令即此已與學朋會頗自為學疑繆多矣無從考正奈何比日奉計為學不輟足下居家多閑無衣食之憂能肆然不以外物自干一縱於學此天

之資也更在撥其故常無狥世俗則後日將奉見於古人之地可不勉哉藏芝之賦以見索之故常録一本適值發介甫書將附少文字以獻今雖得寫本而藁草尚在爪州蓋托袁君録之須後信奉呈近頗作詩亦不能得嘉思惟山中詞江上詞作非苟然雖未為工然其素心也以素所好愛輒謾致之試與看之不然示下冬寒保衛元韞行速迅一作不謹令頓首

又

令啓向嘗奉狀後久不得報中間令亦自揚往還求不得便者久之固無以為問比日起居何似思企思企任道歸後亦相見否縣中諸事何如别有何相識為學討不懶則進德無量然更望勉之自圖高大無滞區區之間久辱見愛輟望道比高文時見寄春寒自愛不宣令啓

又

令啓連辱兩問及辱賜詩過以所為文示如令鄙者豈

能知識然甚喜為學之進唯更勉之後將過是則令益當媿也比日起居安否今居此幸無他向欲至揚後竟以病罷久別再所攀仰近日病何經因便示及鄙文屢辱齒索然以粗繆頗羞示人以故久之虛損勤厚輟録少許奉上惟以所非告之良幸微之兩得書亦以所文為寄比益進可喜春暖自愛無事能至此否必不可時寄書不宣令再拜啓

又

令啓今日丈文行已附狀洎鄙文計已得之伯仁昆仲固相愛無惜所短見示向托伯易先寄游山記去不知得未如未得因便取之令近益偷衣食之間以自學尤思相與講之也新又近有否進學應不已無流於俗不泥於近斯二者皆學之大患所竊思以為戒者辱見愛因道之近得宗魯書知會聚如故殊眷眷也家叔累欲奉書多以事廢今又與趙興者不相會因不及奉狀也如果見訪甚幸今以女兄之故殊思遠遷恐後難相遇

也此事不欲人傳韋秘之未間保重珍愛不宣令啓

又

令啓前人回令已在舟中當日遂行到江陰又已經月向累累奉書欲早來圖一相見竟不能如願良用悵然離闊日長奉一小簡後得元韞書知已附去還達否比日安否何如伏計萬福令侍外無他自入夏病作與去年無異可怪南北遷徙事累日甚學益廢奈何奈何令以女兄親期甚迫太平之遺已到自計猶有未足輒以

書奉干尊丈薄有所假宜亦見衰若萬一日即闕之不及見假亦望立示一報所假與綿但送元韞可也仍告示送所假往之潤蓋恐去取者相差介甫到常必與學此亦稀潤之遇果來從之大好尤須為長久之計爾師學難遇今世之學分于多門以令所考自揚雄以來蓋未有臨川之學也更在勉之餘未及盡令啓

又

令啓四月南航比今方還道路濡遲連經疾苦復思家

謀歸殊無情况抵眞復病今日方似差已雖奉思無已終不暇致書其勢以此故耳比聞兄弟皆失薦殊用驚歎士之食不足于茲世者失此不能得禄故亦可哀伯仁兄弟家幸足雖失亦何足多恤必如以材古之名賢尚爾况吾輩學未已者則今日之失亦安知非福也比有暇謀學否令於此尚可留數日足下果肯顧之或可得旬日之會幸留意切切令脚疾不已不樂南居至家當北遷恐復還潤恐欲知也宗魯安否以病中伏枕遣

此不暇上狀想亦見諒也嘗許其子名序在蘄嘗錯鄙
意後輙無暇至家當成以奉寄矣不訝不訝諸相識道
意千萬一來久別殊思相見一咲樂不可失也令啓

又

令啓既遞書奉候三日疑足下終不來令以兩家叔歸
輙至揚省之往還復四日得書具審旨意仍惠筆團皆
已収訖愧悚相去甚近令以足病不便乘馬以故不可
上謁伯仁昆仲家事皆主於父兄何係而惜一來此耶

令留此尚須數日無惜一來甚幸鄙文別後時亦有之令病不能書果肯枉顧可就録之也承見教以自慎此令之所志然每失輙自悔恨其不肖者未嘗不在此令伯仁復以自振我敢不拜貺媿荷媿荷如有所聞無憚頻示人無以言藥我者久矣伯仁果不遺令之幸也餘須俟面盡冬寒凛冽千萬保愛珍重自惜令啓

又

令啓向遇趙具于常具聞動靜伏承惠書告以不逮相

別之久殊慰所思及承來問益恨相遠不得再就所益愧荷無已愧荷無已令既至家已冬至復以生用之窘已從常人之招旦夕當遷既定居且復近書以講所未至甚思足下與同也不審伯仁昆仲能一來乎常視潤雖差遠要無所虞一也何惜而不見顧乎餘須面謁冬寒比劇千萬保護不宣令啓

又

令前以家事干丈人言愉色垂似有意窮困者退歸喜

幸違旦不寐思其遂有成宜如何圖報也令每觀前世豪傑之士方甚窮溺時或偶有力者鈎援之每色然背面汗如身承若人賜者因自喜願有德于人而未能令而乃希望門下令雖不肖不能自修尚以及古豪傑以光承盛德卒徒以死猶將恐絕而歎息孤首以不瞑爾侍餘幸開說之非敢迫促也備忽忘於左右爾如何如何不宣令啓

謝東丈

令皇恐不肖無所用於人因緣于此去而復來苟得食以自延其於丈人有賜素厚也居自念之卒與足酬報者廹于孥餓又不得自引以去其慚于旦暮不忘也一有所覥見之汗出且憂甚區區無以辭與辭而不得請媿于中而拜于外則心迹判别而相羞所不安乃此不謂復辱所命輙道此唯薄其賜圖其安所以望也何勝款款不宜令皇恐

又

令頓首今觀古之聖人賢者賤事開端初亦似有可疑者及諦讀而審思之則有義焉無疑也故孟子於長者之賜雖不義之許卻而弟子疑之而孟子不自疑也後來學者不貪其得而於進退之間不自疑如孟子者希也又況令哉雖然取之者義也又復赧然于外而心悛而不皇暇也令不肖無才能又少孤以故不容當世近于飢餓不能不濫恩其西來以所聞學欺紿童子以貿易旦夕之餓令含愧忍恥有靦面目固非古所謂仁義孝

第宜得食於人者豈容復拜他賜耶夫周恤貧賤古人皆望于諸侯大夫而不在丈人也何以承奉不勝愧赧不宣令頓首

謝束熈之

令老鄙徒犬馬之齒加長所學與為皆荒茀不蹈道晝夜自思冀一二於千萬間或能力行自脫於小人亦非今日之謂葢終身云也熈之春秋富盛聞見蒂核延蔓接連而不殊絕作為文字皆純粹遒勁使當世有盛德

美材者皆將畏伏懼縮崩角折腦而願相朋友如令輩何敢冀望後塵哉比此西來而足下窮餓之憫恤也借之聲色為幸已過昨日復偕令昆抗拜堅強不可移易承奉之際髮立股栗不知何自而當之也憂愧未輟再拜詩賜閱其言詞若形容千百歲古之人者不然則須當世之賢者而後當之或者猶讓也令獨何人非敢售也少當詣門拜從者之辱不勝恐慄不宣令啓

答王介甫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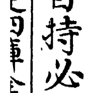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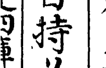
令再拜啓辱所賜書伏承起居萬福令已至真吏歸不過三五日耳令以足疾不樂南方竊欲於潤謀一息肩之地不知果得否也人情不易遽去既至家當遲留至春初車馬至江寧幸一見問當謀侍謁也道路時聞流議固俗人常態耳求之於義未見有失也此職安可以久居所請雖頻要有得而後止耳辭既遜順雖煩亦何所害承見示諸君之論以謂不宜自求便安數溷朝廷此似不量為使與請郡輕重者也使要之不可為則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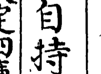
雖煩有不避也世之與官爵有所徼求與自以為寃而求直者書有數十上矣若以義論之則使不可為決矣以義論之則雖煩與彼何異耶何為而遽止以憚煩耶近聞江東在位往往怨怒此皆令所親見介夫所待遇未有以失之也然而人之如此者以其所為異耳特公心不阿黨以遊茲世難恐久而不免人禍也古之人非其時有魚鹽賈販自沽者多矣然未有為貧而為公卿大夫者非惟不可亦勢不便耳今既參差其間要得郡

後止耳不審何如配兵不習水事竊以為上論無害今
居其職安得無所言耶若乞河北山東閔西河東等路
應已配人量道里遠近各配重役或無江河處但非邊
江雖在江南似亦可若江池太平等州或上以更有邊
江州郡似此類者必闕兵士應役或於旁郡不廢綱運
州郡如舒蘄信歙等州抽𡓳應用如江東轉運司於江
寧別作小營聚十州兵士衹備上綱之類如已配在江
池等州此人不會水者並乞改配不邊江腹內州軍不

審亦可否或聞亦有條不許差北人上綱信否仍問知兵士既上綱為重役法當二年一替今既上綱即四五年不替多為用財者所侵聞支士既滿限飢寒不能自存多逃竄以求脫雖十將節級皆然其下可知也但不知提刑司亦治此否道路其他無聞其所施置所置炭定磁民間甚以為便乞知之冬寒砭骨伏乞保愛令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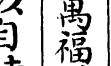
後批







請郡事不可已幸思之以北人易他郡南人雖連家還亦似無害

與王介甫書

令啓舟行濡遲以十一月到家十二月還常久不得行李所在殊竊怪人向辱賜書定來淮南遇人之此來者輙問之竟不得所審以至今不知比近起居如何伏惟萬福所請後復如何使不得所欲後更置之未審何計以自持必不得已以從之後且有大于是者何以辭之

乎然必欲不受以今日之窮觀之彼有以制我矣雖無從可乎苟必為不受一作苟必不為不受則孰與今日自必乎此亦機會不可不慎者也不審所擇如何令之來此事故亦紛紛矣往還雖多不見所同只以廢日足疾之餘心虛喜忘恍惚無聊學固廢矣思仰教喻不審何時復得侍謁若在淮南異時或幸一見未間時乞賜問春末日熱伏惟愛護不宣令再拜

廣陵集卷二十七